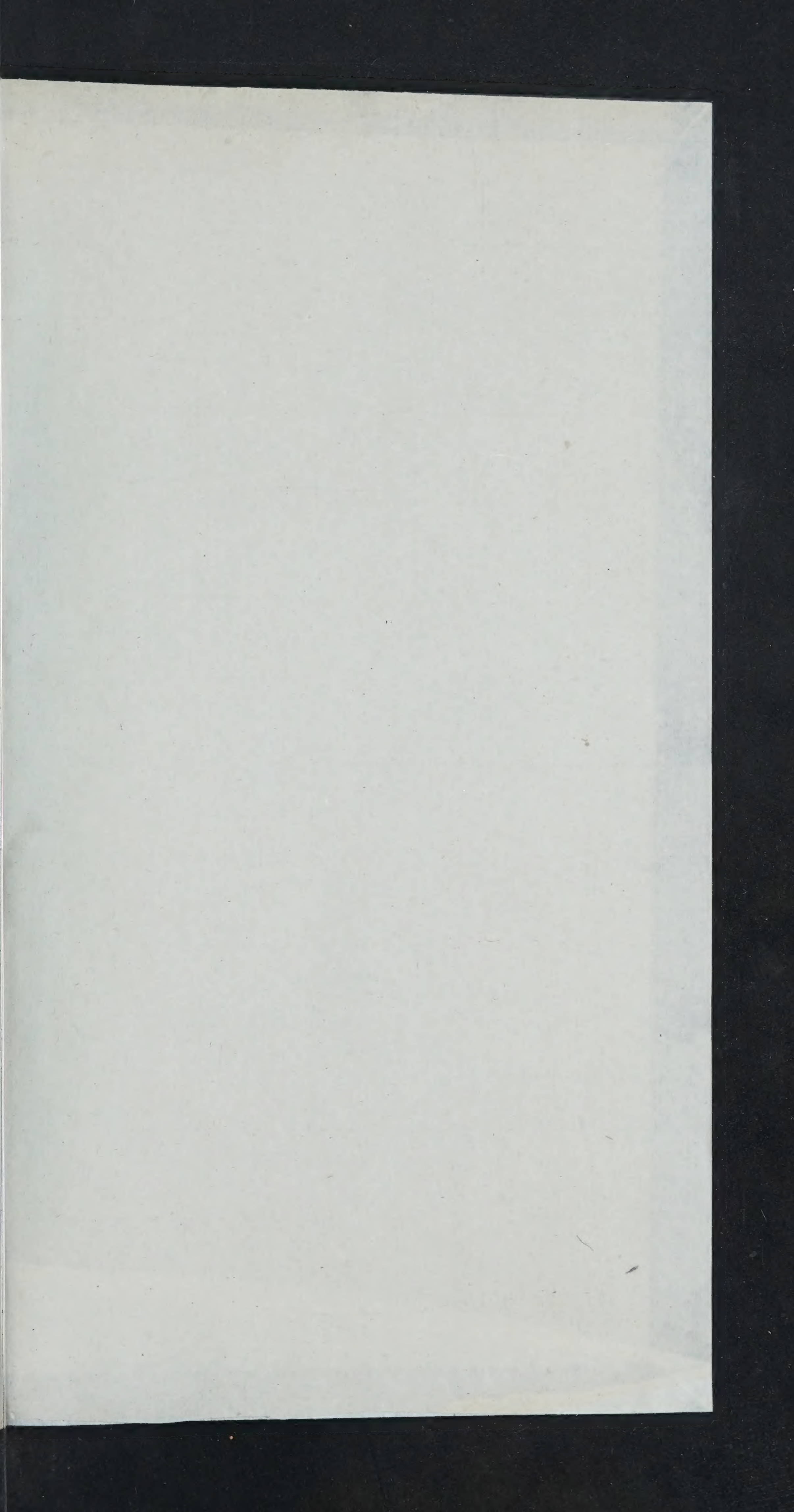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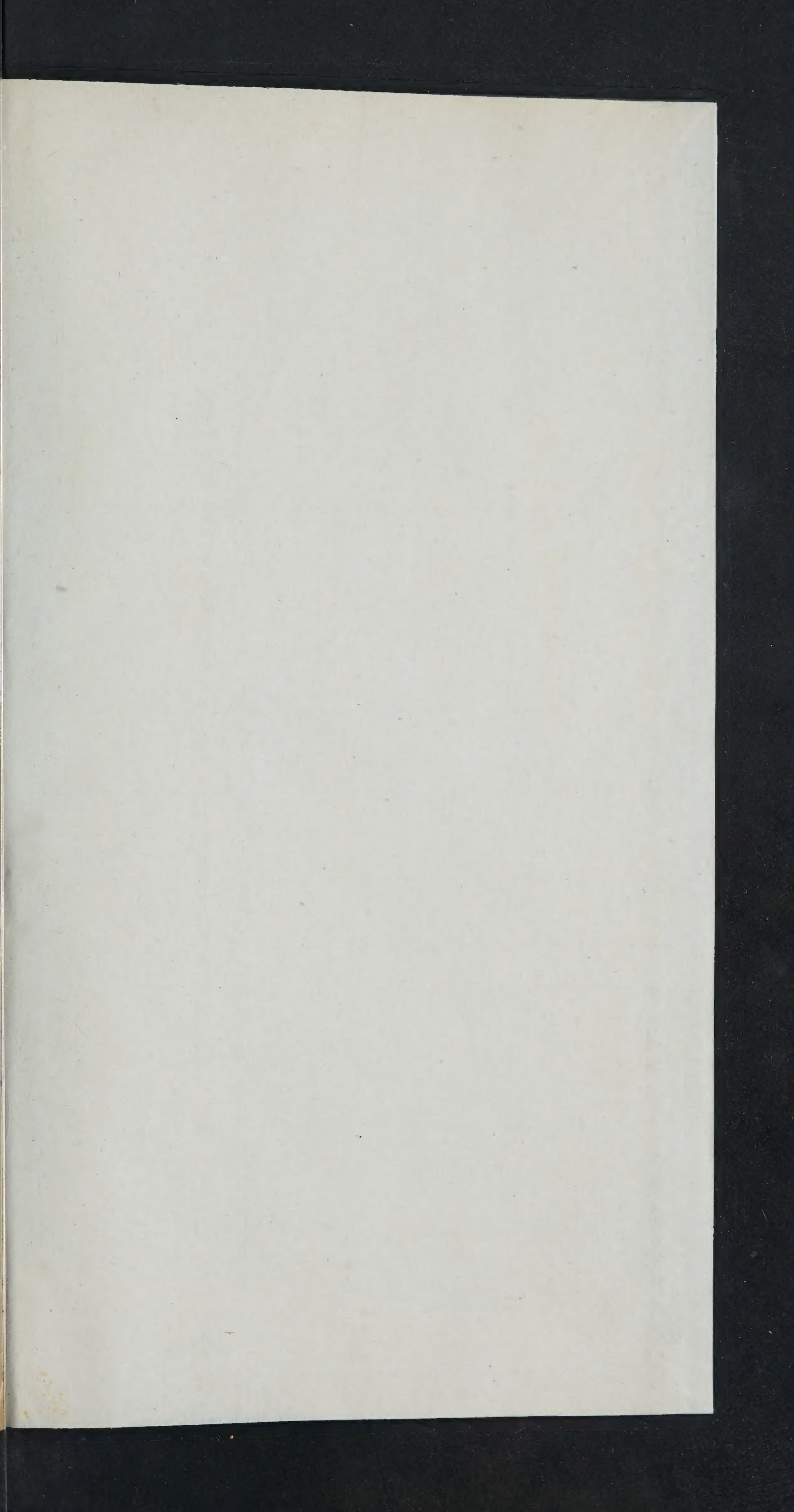






擇言

張子韶曰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于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

吕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剀切。論人須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蓋以養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天地含蓄之氣也。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

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前輩長處儘多。正恐畢世難學其彷彿耳。何暇更
論他短。

姚舜牧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聞人曖昧。切不可出
諸口。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誠可深省也。
言之最不可不謹者。乃是以帷箔之罪加人。縱實
有其事。已非君子所忍言。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
惡名。無論損德。亦且速患。

當厄之施。甘如時雨。傷心之語。毒于戈矛。

濟人之惡不曰義。語人之短不曰直。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議。啣之者嘗至刻骨。彼作好作惡者。徒自苦而已

文中子。或問人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顏體集曰。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撿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畨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袁氏世範曰。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為口實。至失歡時。亦不得盡

以切實之語加之。恐憤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曾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不能受言者。不可多與一言。此是善交法。所謂不可則止也。然必先盡忠告善道之益乃可。

范丞相曰。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此語最到。

不特不可說着。并不可留滯在胸。若常將好處宿在胸中作梗。不覺釀成大病出來。須知做得天大

事業。不過了得本分事。如當下一頓家常飯耳。人一飡。不飯固不宜。一飡飯。不消化尤不宜。

儒與釋老教雖分門。理寔一致。今儒者。徒見僧道。一種惡習。遂妄議二氏短長。盡思眼前儒者。品行大謬。無惡不為。亦可因此以譏訕孔子乎。

有問于程子曰。見佛像當拜否。程子曰。凡具人形者。皆不可慢。況佛亦是古之賢者。可不敬乎。明周文襄撫吳。喜徜徉佛剎。遇佛即致敬。或譏之。公曰。即論年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今人初

從塾師。受韓子原道。開口便斥佛老為異端。多見其不知量也。

福壽全書曰。聞人談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鮮之語。逆奪之。使滿座闃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倡誣善之游詞。縱亂德之巧言。徒足以闔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非惟無以入德。亦取怨之道也。

槎菴燕語曰。庭闈簡寂。是名流。笑語喧囂。必非佳士。

范子吒言曰。凡言語應對。忙廹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自反之。至于詞氣安舒。和緩而不蹃。方見得力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不到矣。

福壽全書曰。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陳眉公曰。好談閨閫。及好譏議人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又曰。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惟損威。亦難迓福。又曰。揑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張纉孫曰。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説。以為風流佳話。使觀者神揺色奪。毀性易心。小則滅身。大則滅家。禍害天下。莫此為甚。而況綺語為殃。虚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

徐勿箴曰。譽人之言。不可太溢。責人之言。不可太盡。一時雖不暢意。日後亦無悔心。含蓄之妙。不可不知。又曰。凡看人文章。論人行事。非最相知。不可太直。既以形人之短。亦且恃己之長。皆招尤取侮之道也。又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二語宜常自警醒。

魏氏查言曰。口過最易。不可不慎。未開口。當時時提醒。一開口。當句句檢點。大抵有補于人者。多說幾句。有傷吾長厚者。莫出一言。

處事

荀子曰。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或問張無垢曰。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盖平心則能近情合理。便無難處之事也。

薛敬軒曰。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于後艱矣。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寔寧耐。

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平心易氣。委曲周詳者。于事無不濟。然必以正直光明為主宰方無遺憾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却揀個是處行將去必欲面䕶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湏是在我者無歉。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欲彼此兩得也。

欲求全于已者。無萬全之術。必人已兩全。乃獲萬全。

胡師蘓曰。事無大小。以理為主。然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不循理。便當從容處之。寧我讓之可也。

袁氏世範曰。老成之言。雖若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眉公云。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得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處。

袁氏世範曰。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昔人云。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固是然。所貴于悔者。貴其改也。若知過復行。雖千悔萬悔。無補分毫。奈何。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狥人意。要悉事之理。

快書云。為人謀事。必如為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為己謀事。又必如為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無事如有事時提防。可以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可以銷局中之危。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一分。到頭難解。

顧體集曰。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做。日捱一日。未

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即此
是天堂地獄。

佛氏天堂地獄之說。皆寓言耳。唐李舟云。天堂無
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真通
論也。世之佞佛冀往生者。可謂痴絕。

了凡先生曰。福從善。禍從惡。人孰不祈福而免禍。何
不究其所從。義得利。利得害。人孰不趨利而避害。何
不辨其所得。

務本

福壽全書曰。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與。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能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資財以媚權貴。不肯舍些微以救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嫁女爭尚華侈。最是敝俗。其原蓋由於一二巨族。

惟婦言是用。互相誇耀。而市井無識。遂尤而效之。故其流日甚耳。不思資裝豐備。大半是無益妄費。且適予吾女以驕奼之藉。知者不為也。誠使巨室為民望者相戒勿蹈舊習。儉而中禮。此俗不禁自革矣。

張侗初先生曰。吾家却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

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益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

大。惜身者氈而細。
張鄭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飽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来。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
德是福之本。若離德而言福。古人謂之殃。
願體集曰。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强之外。無讓人之術。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辨。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此奕者先後手之分。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

術自窮。

所謂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也。若一露圭角。則適中其謀矣。

蘓黃門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市私恩。不如扶公義。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如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

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徐勿箴曰。人之奔走勢利。如看花然。群芳初發。競賞繁華。及满地落英。而人跡罕至矣。此亦天地自然之理。有識者勿以盛衰生感也。故君子貴堅松柏之操。不隨桃李之艷。

安分

顧凱之曰。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人生貧富。自有定分。今日取多。豈遂為多。今日取少。豈遂為少。究竟是能吃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

西疇常言曰。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苟人之所為。尚未至自絕于天。天豈忍遽絕其生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此語為憂貧廢學者着一鞭。不是為惰窳失業者進一解。須與覷破。小說載裴璞死後。其友遇之。裴曰。上帝使吾為掠剩使。凡農勤求穀。商勤求利。士勤求祿。技勤求錢。祇得分內所有。不增分外所無。若不克勤。游惰放恣。并其分內之財而去之。語雖不經。理自可信。不盡人事。而藉口知命。則為自絕于天而已。

福壽全書曰。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遠賤。不求甚榮。乃所以免辱。

老氏有云。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後世惟留矦康節深達此旨雖顯晦殊塗。皆能超然于塵埃之外。良有以也。

楊園先生曰。人于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恤之義。在己益當奮厲忍苦支撑。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于人。此際站得住。便有来復之機。

但帯得一個淡字来。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個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世界素稱缺陷。即極如意中亦有不如意事。看破此

理。而怨尤。皆可氷釋。矣。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高位多金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于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自紛擾。何益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奕。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飢餓為進道。

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呂叔簡曰。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理鬬。不與勢鬬。

郭黎眉曰。余居鄉有三戒。一庶人不議之戒。凡時政得失。郡邑是非。絕不掛口。一非公不至之戒。杜門著書。課子誦讀。當令士大夫聞名多而識面少。一庶人往役之戒。應輸稅賦。先為民望。奉法急公。義當爾爾。士大夫居鄉者。當以此為法。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凡人遇逆境。只宜安靜。不宜躁動。如舟遇逆風。必欲開船。鮮有不失事者。

非分之獲。無故之福。非造物為餌。即人世機穽。切須猛省。

陸鶴源曰。吾輩身列膠庠。其席豐履厚者。無論矣。或少艱窘者。則當思治生之道。惟書館為宜。不失本業。不妨功課。不壞心術。不扞禁綱。外此則有利。必有害。或致辱身賤行。斷勿為也。但為師者。必當以弟子之

終身為已任。誠心開導。勿弛緩。勿束縛。俟其自化。方稱善教。

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託。而終朝燕惰。虛縻館穀。或改真作偽。欺蒙父兄。甚者。誘引頑徒。作諸不肖。止圖目前。微利。不顧誤人終身。用心如此。則其獲罪于天。不待言矣。故前輩謂不究心教導。所得束修。與受贓同。此言要不為刻

夏禹門。授徒七十年。年九十五。耳聰目明。人問治生長壽之術。答曰。治生即治心。惟忠恕之用至廣。如飲

食加意烹飪。固是誠心所致。即特供一醃蒩。薦一小蔬。亦無非誠心所在。偶或婢僕不精細。蠅虫穢之薪艸混之。必不令生徒見。而婢僕受責。主人不安。飯有蛛絲。壺有酒蛆。去之可也。我一生惟見主人之真誠而慮吾有不情諒也。

世之苛禮于主人。求備于館僕者多矣。此惟不知忠恕之故也。請存此箴之。

魏氏查言曰。世間好掤體面之人。必是沒體面之人。不如素位而行。率真做去的好。

小心。

袁氏世範曰勿謂一念可忽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假竊。勿謂一時可欺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勿謂一事可易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

初學備忘曰君子存心于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于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己。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己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己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惡。何可不

謹。

晦翁曰。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立地便至。攀躋分寸不得。失勢一落千丈。只在放與謹耳。纔舒放。即當收歛。纔言語。便思簡默。

吳齊仲唔餘云。自任口直者。每多失言。自任踈嬾者。每多缺禮。自任聰明者。每多遺善。自任地高者。每多輕人。

謝疊山先生曰。人生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

以為常。恬不為意。遂釀成敗行喪檢。莫大之禍。
福壽全書曰。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安矣。
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
前輩云。人於受寵時。或有盛滿之意。即此便是禍機。
小器易盈。盈則必覆。物理然也。
康節詩云。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

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人利之事我勿為。衆争之地我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為貴。

斧斤鴆毒。每在衽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之際。人處斯世無地不履危機。惟超然無欲者可免此累。今人每戀為安樂窩。宜其及也。

眉公曰。得意之事勿再為。得意之地勿再往。得意之人莫輕交。得意之語莫輕發。執此道也以往。可以息

業養神。可以全身遠害。

于穀山先生曰。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張子韶曰。無以譬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悞而法盡。毋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鋤奸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

尤翁云。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古人云。恐字敵災星。不虛也。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救既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救敗猶易。圖終更難。救敗祇宜安靜。圖終必出萬全。一或不慎。前功盡棄。古人所爲兢兢于此也。

徐勿齋曰。凡事只腳踏實地做出。必無後患。若脫空弄巧。時絀舉贏。餙美欺人。希圖名利。一時也有僥倖成事。日久敗露。身名俱喪者多矣。

# 大度

頤體集云。有才而性緩。定是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關尹子有曰。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士君子須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

水勢湍急。則魚鼈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矣。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未之或違也。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或問夏原吉曰。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則自然。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乎。

量有出于性者。庚元規父子是也。有成于學者。顏子之犯而不校是也。故量不盡可學。而氣質則無不可化。人果能充我學識以養之。則鄙可寬。薄可敦。何待言哉。

快書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理相干。可以理遣。佩此兩言。可以使我遊于世。亦可使世遊于我。我遊于世。猶屬有意。世遊于我。便郤相忘矣。此聖人廓然無我之學。叔寶恐見未及此。然由其言亦可得小解脫。

鄒南皐先生云。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拘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

會心之語。當以不解〻之。無稽之言。是在不聽〻耳。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韓魏公以巍科而屈下僚。吏事愈勤。所以有真宰相之目。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槩。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洪坦蕩者。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

畜德錄云。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必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言。皆夭折貧賤之兆。

譚子化書云。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又

云。張機者入于機。設險者死于險。人處斯世。終日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盾。以不肖之心待人。未有不中其傷者。唯一味清潔本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焉無所露。庶可免于患乎。

事有急之不白者。緩之或自明。人有掾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棼。緩之則如故。不可不知也。

凡人辱我。定非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于彼。我無可辱。彼自妄耳。我又何怨。

陽明先生曰。仇人背後之議。不必較量。其是非皆足為我之箴規。

散花錄曰。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是為真忍。

凡有橫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蓮池大師曰。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喚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毀。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意。彼自處順。于我何干。我自處逆。于彼何關。究竟思之。都是自處煩惱。天運十年一換甲人事十年一變遷。不須廣論古今。只以鄉黨十年前論之。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無遠識者。見他人有得意事。則妬忌之。失意事。則譏笑之。若明知事勢無定。方且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福壽全書曰。士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夫自責自修。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氣爭勝也。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問工夫磨練一番。卻原是自家受苦。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胸中不平。輙要鳴吼。胸中有得。輙要暴白。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嫌人添盃。自己吃素。嫌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或問人議論多直無含蓄。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

量窄。

議論多直。人幾以此自負矣。觀程子之言。恐不覺爽然失也。以此知任情不學。都無是處。

徐勿箴曰。大有識力人。凡事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才疎學淺者。斷不能也。

又曰。觀人於失意時。言詞舉止。絕無怨尤憤激之氣。此是大有學識者。度量過人遠矣。

魏氏查言曰。得意時不飛揚。失意時不隕穫。不但德器過人。其人必有後福。

## 讀書

倪文節公曰。天下事利害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論貴賤貧富老少。讀一卷有一卷之益。一日有一日之益。

陳仲醇云。世間極閑適事。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天下之樂。無過于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朱晦翁曰。家若貧。不可因貧而廢學。家若富。不可因富而廢學。貧若勤學。可以立身。富若勤學。乃以愈榮。

顏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學。勿失機候。然人以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世人昏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耳。

黃山谷嘗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

中。便覺面貌可憎。言語無味。

朱子曰。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又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又云。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如是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陳發交曰。以踐倫為主。則讀書有所歸。思亦不蕩。

許魯齋為子弟說書。便問目前作何體驗。想見其平

生講讀。無一字一句。不從身心體貼過来。所以切寔有得。今人當以為法。

朱子曰。讀書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吕柟簡先生曰。世間事無大小。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觸之即應。不待思索。固是然臨事亦須叅互斟酌。不得泥古自悞。讀書須先正其本心。是也。宅心厚者。博讀書義。益資

其善。存心薄者。泛識書字。愈肆其梟。然則非書累人。人自累書耳

今人為學。若將此心不放在書冊子上。只是不曾讀書。若將此心全放在書冊子上。仍是不會讀書

讀書不可有欲了之心。纔有此心。便心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小作功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一百字中猛施工力。理會仔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今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嬾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許魯齋嘗曰。凡讀書。須于無疑中。看得有疑。更于有疑。中看得無疑。方是得力。

原明溟曰。凡讀書不可專守師說。須于衆論不同中。尋取真是。方有長進。

初學備忘曰。讀得一二種書得力。其他便可沛然。但始初不可不擇。始初一誤。後來難挽。又曰。凡治一經。

必兼通他經。而後一經始得通曉。蓋文義有彼此觸發者。亦有詳略體用互為條貫者。若耳目逼窄。心思也便推廣不去。

陳仲醇曰。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祝石林曰。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薛文清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于是非之先。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于前。而具應于後。此

等殊。開人見識。

讀史須設身處地。隨事觀理。勿存苛議之心。勿泥成敗之迹。方有益。不然。則有眩瞀而已。何益之有。

東坡與王郎書曰。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多讀兩行書。少說一句話。讀得兩行書。說得幾句話。

讀書惟資談柄。後世陋習。然使義理積中。英華偶發。藹如穆如。有藴有義。輒令聞者起十年讀書之想。故自可愛可敬。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徐勿齋曰。人家子孫。誰不要聰明。每見有聰明子孫而不習教訓。作事乖方。其敗類更甚於不聰明者。人家子孫。豈可不讀書。每見博學能文。而於根本上全不理會照管。其闕失更甚於不讀書者。所謂資質美。

又貴馴良。讀書多。又須明理也。

又曰。學者當明輕重緩急。道德之志重。則利欲之念輕。詩書之功急。則室家之情緩。讀書貴勤苦。若但求逸樂。終身不成。

又曰。子弟年少多才。當閉戶讀書。虛心受教。以厚其所養。若自恃才志。便欲馳騖名場。作為詩文。交結時流。獵取浮譽。入世之局面已成。則學問識見止於如此。其積之也不厚。則發之也淺薄矣。

種德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長春真人曰。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蹉過可惜。見善不行。約有四過。有好名心。持于大而忽于小。有求報心。勉于始而怠于終。有自高念。不屑、為此。有自是念。不必拘、為此。

大凡至誠極善之人。止有倉卒惻隱之真。若轉念無聊。自顧不暇。便步步退縮。徒付之悼嘆而已矣。

願體集曰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舉世好討便宜。只有此一種大便宜討得者甚少。可惜可惜。

司馬温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立命工夫。自當內求。但利濟。即是推廣仁術。不可

謂非立命之一端。

凡人施恩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為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真要路也。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救解之。亦是無量功德。

宋有葛繁者。守鎮江。嘗語人曰。余始者日行一利人事。今四十餘年。未嘗廢。人問何為利人事。繁指

坐間櫈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戲人足。余為正之。若人渴。與之盃水。皆利人事也。凡可以利益于人者。隨念隨時。隨人隨事。上自鄉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乃有利益。

附不費錢善事。

鄉紳倡率義舉。正己化俗。有利地方事。盡心開導官長。有害地方事。竭力挽回上官。代達民隱。表節孝。懲忤逆。扶持風化。保護善良。嚴杜子弟僕從恃勢凌人。不謀占人之產業。不謀奪人之風水。及欺壓隣

旁風水。損人利己。不思報睚眦。不强借人財物。諭人和息爭訟。士人以名節立身。以忠孝訓俗。敬奉聖賢典籍。盡心啟發生徒。講鄉約律法。勸戒愚人。事涉閨閫者。不輕下筆。事屬陰私者。不攻發。不書誣揭。不寫稟狀。不作離婚分別紙。不作昧心干誣。不凌虐鄉愚。不妄圖文字。欺哄無知。不自負才華。輕慢同學。不造淫詞邪說。商賈討價不欺哄鄉愚。不賣假貨。貧人買米。不虧升合。出入不用輕重等秤。

大小斗升。凡病人所需貨物。不勒掯高價 不謀奪生意。不忌人生意茂盛。多所譏毀。深夜買急需物者。不以寒冷不應。當銀足其等色贖當少虧諒情讓免。夏帳綿衣被等。尤宜哀憐。勿使不成。醫家遇急病。請到即行。勿計藥資謝儀。診脉不輕率。不因藥貴。輙減其分數。不因認錯病症。下藥委曲囬護。不因祁寒暑雨。憚于遠赴。不因飲食晏樂。托辭不往。遇貧病者。捐藥救治。不反用藥。遲其痊愈。外科尤甚。不用霸道藥。求

其速效。不輕下刼藥。不賣假藥誤人病。不輕忽貧賤病人。不與同道水火誤及病人。不用墮胎藥。認病不真實必令邀醫會議。不乘舟輿費人財物。貧賤家尤不可。公門不唆人興訟。不無中生有索詐。不撥制官長生事。不捺案。不妄引重律。不改輕作重。不嚇詐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不唆盜賊扳仇家。不輕敗人體面。不受買囑。妄加鎖錮。不假公造語陷人。入罪不下死煞語。不因無錢狠刑。不輕拘婦

人。不重倫刑具　不誣害良民。不逼婦女病人。到官。不迎官意虐民。不使人飢餓。矜恤獄囚。矜原差誤。技術卜士勸人免爭息訟。勸人許愿行善。不用牲殺。星士算人壽命短促。運限困厄。勸人積陰德。救物命。以延壽算　風鑑勸人更換心腸。改過遷善。使相隨心轉。挽回命數　堪輿為人盡心擇地點穴。羨惡直言。勸人平舊塚勿發掘。大衆曲行方便事。作事畏天地鬼神。矜恤孤寡。不暴殄天物。用等出入公平。用秤

不捺分量。不行使低假銀。不恃乖欺拙。不毀人成功。完婦女節。延續人嗣。不恃强凌弱。不重富欺貧。不唆挑撥鬥。不辱人求勝。不包藏禍心。不彰人短。不炫己長。勸人隣里親戚和好。傳說善事。刊布善書。息人爭訟。歡喜放生。不拋棄五穀。拾財寶還人。見人憂患。善為勸慰。化人不嫖賭。不說誑語。不負財物寄托。不欺残疾愚蠢及老幼病人。遇人急病無棲倚者。即代請醫調治。引過推善。伉

儼将乖者和好之。不忘人恩。不念人惡。不
助人為非。不謗佛道。凡遇人有急難。速救勿
遅。詳指路津。雪人寃枉。禁幼子女凌虐奴
婢。不聽婦人言。踈残骨肉。興造顧鄰人風水。
賛成人好事。不買良為賤。禁無故宰殺。不
以祖父棺槨暴露。不以祖父遺骸頻遷以妄希
富貴。不説傷風化語。説話存忠厚。不傲慢
尊長。不離間人骨月。見諸聖像瞻仰恭敬。
不毀禽獸巢穴及取卵。不勸捐佃户。糕餅藥

餌。必先父母而後兒孫。扶貧濟困。必先本宗而後外族。婦人孝敬公婆。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殘害前妻及妾所生子女。不凌嬿丈夫。不搬鬪是非。穢物褻器勿暴露神明前及三光下。不厭女淹溺。不憤氣罵詈。不恃父母愛欺凌兄嫂。不賣俏賣乖。不言人私情。嫡妾間不造端讒毀。不暴殄衣飾。口不多言。身不出閫。

陳弁山曰無用之人。茍存心于利已于人必有所害。

有利于己。事雖善亦惡。况真為惡乎。此中正須檢點。

勿以人負我而隳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司馬温公曰。平糶救人。是第一大方便。如有財者。于收成之時。廣行收糴。遇缺乏之時。只依原價出糴。在已無損。在人極利。次或量減時價。均糴猶佳。

林景陽好周貧乏。每曰。與其為無益以求冥福。不若

為有益以濟生人。

捐財喜捨自云功德。不知天尊不少高堂大廈住。如来不少錦繡金裝相。似可稍緩。惟脩崎嶇之路。建利濟之橋。為真正現在方便。

附富貴家費錢善事。施棺木及綿袄蚊帳。施應驗丸散膏藥。配准君臣。不可以藥貴短少。設義塾鄉學。訓貧子弟。凶歲設廠賑粥。蠲免貧人債負。荒年代納極貧人錢粮。代贖極貧人寒衣夏帳。輕減利息。施義塚地。代完人婚姻

冬施姜湯。教養無依孤獨。僱人拾字紙。代繫獄者完銀贖罪。遣嫁使女。不計身錢。贈畱落異鄉人盤費。贖擄掠婦女及販賣水戶者歸還父母。不能殯葬者助之。糾衆立慈幼局收養棄兒。贖流落舊家子女。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時助給粟帛以堅其志。

但同所親識與之可也。

前輩云。置買產業。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于無事。不虧人于急難。

沈瀧江先生曰。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骸骨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為草舍。或即此少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為可憐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但營域在近。原有坟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隣人。死有隣鬼。其理一耳。

凡有望于人者。必先想已之所施。凡有望于天者。必

先想已之所作。

縱已能先施。望人終不宜太深。所謂報者倦矣。施者未獻。將必至于交惡而後已。非盡人之無良也。

昔龔幹安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者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少不如意。則曰。天道難知。豈知人但不飢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得耕田。時開笑口。日少蹙眉。即此便是平安之福。不

然。人欲無涯。世界缺陷。安得人〻富貴利達者。暗裏算人者筭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惡。

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之事報之。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揔前後算来。未嘗毫髮爽也。

李昌齡曰。禍福由自召。亦由自轉。〻念得則宿業可破。善根可培也。

轉字是起死回生的金丹。凡人每不肯服。奈何。

徐勿箴曰。凡待家人。斷宜寬厚。飯食不飽。衣服不周。雖有良僕。亦思他去。若加以苛責。則人懷離畔矣。勢家悍僕。日受鞭扑而不去者。畏其威。利其財也。主性剛暴。甘心忍耐。家門衰落。竭力扶持。歷盡窮苦。至死無他者。此真義僕。

又曰。發福之家。祖宗必有隱德。作惡之家。子孫必然覆敗。

惜福

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身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寸絲尺布。慎勿妄殘。木屑竹頭。皆為有用。福當如是惜。

福壽全書曰。少必老。盛必衰。富必窮。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吃盡。福不可享盡。留此有

餘者以貽子孫。善乎楊襄毅之父瞻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来者。不可不惜。将来之福。貽于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焰隨竭。将来之福。如添油。愈添愈潤。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既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昔人謂近日膏粱子弟。雖梳頭裹脚。亦使奴僕代為。不知閑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位安得尊崇。壽命安得長永。即不得貴不得老之說也。

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微命必護。壽之根也。片言必謹。德之基也。

張允祥先生曰。予見邇來惜字文。刊布甚廣。即焚字之會。亦各膳僧取拾。然人知惜字于有字之後。不知惜字于未有字之先。此誠探本之論也。因取其意而廣之。

一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跼冤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一時快意。使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搆人爭訟。及揭欵醜詆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破人婚姻。離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悮人功名。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許人閨閫。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以詩歌譏誚。犯人所忌者。此字當惜。

一凡下筆。有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

當惜。

一凡下筆。有謀人自肥。傾人活計者。此字當惜。

覺世箴曰。凡臨事着一茍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茍字便安。

世人于自身享用。偏不肯茍。于是立身行巳。遂無一不茍矣。何不三復斯言。

文雅社約曰。凡燕器勿用純金純玉。銀器雖似無妨。然亦誨盜之資也。當慮有失。稍一根求。賓客從人。必皆動色。招尤啟釁。且自茲始。反不若陶甆瓦缶為便

也。

楊園先生曰。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為主。不以文為先。世俗浮靡。非禮之禮。不足循也。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豈可茍同流俗。但相習既久。復古為難。去其太甚者可也。

徐勿箴曰。每作一事。必使之寬然有餘地。不獨自身福厚。還可留與後人。急促狹隘。好行刻薄者。事事自家算盡。安有餘澤及人。

## 廣慈

慈者。萬善之本。誠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佛氏書曰。人家小兒頑戲。凡蠅蝶鳥雀之類。切宜禁戒。非惟傷生。且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又云。人于行住坐卧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當方便救護。使得生全。又云。魚子不經鹽漬者。三年猶可活。人苟隨時隨地。以濟物為念。固不待買物放生。而所活已無量矣。

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而取之。

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古人有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此言深可警惕。

蘓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窓出痴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滅。

蓮池大師曰。慶生不宜殺生。己身始誕之辰。乃母身懸命之日。正宜廣行善事。何得殺害生靈乎。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祀神以求福。不知己欲求生。反殺他

命。神其来享乎。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為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心其安恐乎。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為衣食。故或獵或漁或屠宰。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皆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聖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

所論極是。但如俗情常錮牢不可破。何

司馬温公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碍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各遂其生耳。

高景逸先生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

珍羞粗糲同于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
絕葷是好事亦是難事。不必勉强但不食牛犬不
特殺似為得中。

海昌夏君佐鐫字





